



第584期

## 我的双手

□ 范雨素

早晨7点，手机闹铃响了。拿起手机，看了会儿新闻，然后起来煮面条当早饭。我现在在北京干的是小时工，工作时间从上午10点到下午2点，雇主家是在我住的地方3站地外的一个小区。我卡着点坐公交车按时赶到小区。

用拇指打开了指纹锁。雇主家里的3只猫来欢迎我。我刚来干活儿的时候，3只猫围在我身边睁圆眼睛看我干活儿，让我总觉得它们的眼神像在监督我。熟悉以后，它们还如往常一样围着我，看我干活儿，但它们会眯着眼。这时候，我感觉它们的眼神如同慈祥的老人。

先喂猫。等猫吃完，刷猫碗，给猫倒水。然后打扫屋子。屋子面积很大，打扫屋子时，按照从顶到面的顺序干。

雇主家有一间大书房，我每天都用掸子给书掸灰。书架很高，我要站到书房的梯子上去掸。掸完书架后，我拿抹布擦家具，接着用吸尘器吸地，之后再拖把拖一遍。每天我给书房做保洁时，心情都很好。

4个小时干完了，我感到腿有点酸，还有点疼。坐公交车回家。

路上，有个也是做小时工的家政阿姨，脚上还套着鞋套，步履匆匆，从我身边走过。她忘了摘鞋套，可能是一天接了好几个雇主家的活儿，太累了以致忘了。

到家吃了点东西，又坐公交、转地铁，去了四惠的一个摄影棚。有家媒体要给我的手拍艺术照，还让我讲一讲我的手发生的故事。

我的右手食指和中指的第一关节处都有茧子，那是做家政常年搓洗的结果。在我右手手掌上、小指的下方，有一道疤。那是有一次走路时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当时，我及时用手撑住了地面，可路面有尖利的石子，石子划伤了我的手掌，因此留下了一道疤。

拍完关于手的艺术照，我又坐地铁、转公交回家。一路上，我都在想，我身体挺好，不生病，还有一双灵活的手，这使我能劳动，能生存、生活。我是幸运的。还有好多并不像我一样幸运。他们可能身体不好，可能四肢有残缺。他们无法正常劳动，生存、生活很艰难。

马路两边是高大的悬铃木，看到悬铃木的枝丫，我感觉这是树的手。上小学时，学过一首关于手的儿歌，大意好像是：五个手指头，五个好兄弟，有高也有矮，有粗也有细，天天在一起，友爱又和气，只要做事情，个个都出力。

在胡思乱想中，不知不觉回到家里，做饭、吃饭，结束了一天的生活。躺在床上放松疲倦的身体，打开正在看的赫拉巴尔的《过于喧嚣的孤独》。

这是我的平常的一天。靠双手劳动、创造生活的一天。节假日往往也如此。

（摘自2025年5月2日《人民日报》）



（●图片来源于网络）

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智慧

中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

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。

## 何以爱春天

□ 宇 萍

春天总是多雨，雨到处落。老榆树刚刚长出新芽。树不知道春天已经来了，草也是。草不知道自己是草，属草本，它把自己当成树。

树记得有一年冬天，风吹着吹着，叶子就凋尽了。人类有个词叫“木叶凋零”。长在乌素图的老榆树听一位老人说——木叶凋零，她觉得贴切，就把这个词说给其他树，也说给她的子孙。

老榆树600岁，高大，美丽。她见过任何方向的风、大雨小雨、雪、冰雹，甚至雷与闪电，于是浑身长满皱纹。树皮和老人的手一样，皱，老人手里牵着我。我还是个小孩。我们站在树下躲风躲雨。风和雨都是冷的。深秋。老榆树叶子已经凋尽，挡不住冷。老人就用身体为我挡风雨，挡冷。风把老人的身体吹透，雨把老人的衣服淋湿。老人生病了，生病了的老人用升高的体温，将我搂在怀里。她的怀抱真暖，雨那么下，风那么吹，我还是睡着了。可是树知道，老人经历着什么。树不说话。雨落在树身上，树滴下的雨水，很像人类的眼泪。

到了黄昏。雨停歇，太阳躲在山那边，就要落下去。最后一点点光里，老人和小女孩离开了，迎着光。树在远处看着，觉得人间的爱，实有一种触碰内心的东西在其中。树动了一下心。

过了许多年，雨来风去，树长出一圈又一圈年轮。树更老了，经常睡着。山里的杏树开花，再开花。一茬又一茬人从树身边走过，去看花。起初，树未曾着意，来来往往的人，开开落落的花。有一天，树在午后睡醒。听到老人的声音。我们正坐在树下—张被人遗弃的旧沙发上，吃着什么。老人手上的皱纹更多了，头发和山里的杏花一样白。不远处，蓝天下抖抖一只长尾风筝，飞呀飞呀。我指给老人看——纸鸢。老人眯起眼睛望过去，她有些看不清，却使劲点着头，一遍一遍说，好看。

“我们明年春天再来看杏花，好不好？”我问老人。她靠在我的肩头，时睡时醒。她和榆树一样，年纪大了，动不动就睡着了。

老榆树鼻子有些酸。明年是哪一年？春天是什么天？她问别的树。杏树说，明年是下一年，花开就到了春天。老榆树这才着意——哦，原来路过一茬人就是一个春天。而我也在一茬一茬春天里长大。

老人常说，树不知道春天到来。但乌素图的榆树知道。那棵树在等春天，等杏树开花，等老人和我去看她。就这么等，每年长芽，长叶，叶绿，叶子变黄，凋零，过秋，迎雪，在枝上筑鹊巢，每晚望着附近人家的灯火，鸡犬之声，对话，热腾腾的饭菜，下田，收割，牛羊成群，第一滴雨水，第一次霜降，第一场大雪，杀牲，过年，鞭炮和烟花。风向转东，转东南，转南。气温回升。老榆树记下这一切，她告诉子孙这是人类的生活。真实，湿热。她伸展着枝枝叶叶，站在世上。

老人和我，在老榆树看不到的世上站着。我们去牧羊。羊一生都在奔跑。清晨跑步出圈，傍晚跑步进圈。到了年底，从圈里跑出来，它不知道路的尽头是屠宰场。羊拼命吃草，上了山坡就开始吃，一直吃到天黑。羊回圈里也要吃干草，好像一生都在吃草。但羊不吃树。树是木本，比羊长得高，味道也不好，比草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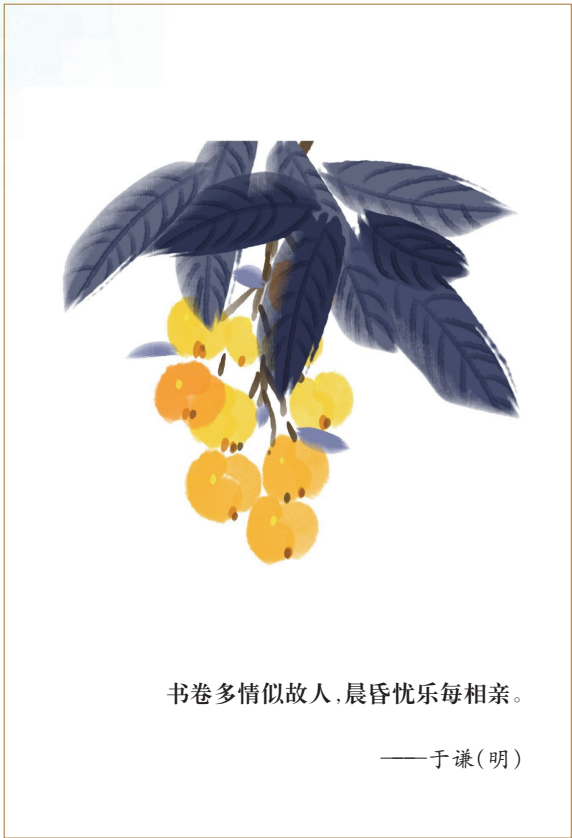
乌素图的老榆树每天见到羊，牧羊人赶着羊群从她脚下路过。在树眼里，羊像树梢的云朵。云一朵一朵悬在树梢，大小薄厚合适。有时被风吹到青山上，云膨胀得越来越大，最后变成雨，下在山里。但是呼和浩特少雨，老榆树托飞鸟给云捎话，把水落在呼和浩特城，落在新城的将军衙署，落在旧城的大昭寺，落在城北的公主府，落在城南的昭君家。云顽皮，常常不听话。

落过几场雨，乌素图的杏树该开花了。花开的时候，老榆树告诉杏树，花落得慢点。顺带告诉风，脚步慢点。老榆树在等一个老人。老人给出的爱，榆树动过心。可世间最苦的就是等。羊不吃树，羊知道树的苦。日头升起落下，月亮圆渐向亏。杏花花开而落，而落，而落。一万春那么久了吧！老榆树更老了。人们在老榆树身上挂满国旗，明黄、深蓝、洁白，写满了文字符号。老榆树听见人们在祈求：风调雨顺。做官升官。发财享福。平安长寿。子孙满堂。人们总是有很多愿望，年轻的，年老的，老榆树听着听着，成了神树。

树热闹起来。只是，一个个春天过去，老人再也没有在树下出现。树热闹着，树也寂寞着。树还在等花开。一茬一茬人从树下走过。老人没有走来，我带着老人的心愿来到树下。清明总是多雨，雨到处落。老榆树刚刚长出新芽。

老榆树知道春天已经来了。世上脾气再倔的风也敌不过时间。时间到了，风就轻了柔了暖了。该发的芽，该长的花，都从树枝“唰唰唰”长出来。

（摘自2025年4月13日《新民晚报》）



书卷多情似故人，晨昏忧乐每相亲。

——于谦（明）

## 读书的习惯

□ 劳 罕

我在杭州工作时，办公楼紧挨着市青少年文化宫。一到晚上，文化宫广场上就挤满了接送孩子的家长。这些孩子，大都报的是特长班，什么钢琴、提琴、芭蕾舞、跆拳道、书法等等，不一而足。

看着忙活了一天学业、还要被各种培训班折腾得哈欠连天的孩子们，我很是心疼。

有位在媒体工作的朋友，几年间，不独晚上、连双休日几乎也给孩子安排得满满当当。夫妻俩还分了工，你周六、他周日接送。

有一次，我问他们：“这样密集安排，孩子平时有时间看课外书吗？”夫妻俩你看看我、我看看你，都摇了摇头。那位当父亲的说：“趁着可塑性最好的年龄段，还是先要她学会各种特长。看书嘛，将来有的是时间。”我很扫兴地说了这么一句：“与其费这么大劲、强令孩子学那么多将来未必用得着的特长，不如引导她养成爱读书的习惯。”显然，我的话，他们并没有听进去，直到我调离杭州，两口子还在乐此不疲地给孩子报这种班、那种班。

其实，我这么说，并非没有走脑，完全缘于生活实际。扪心自问：那些所谓的特长，后来生活中真的能用得上吗？成人的世界里，哪个不在为生计忙忙碌碌？！

你想想，朝九晚五，陀螺般旋转了一天本已疲惫不堪，还要在堵成乱麻的马路上火急火燎、一步一挪赶去接娃；好不容易拖着灌了铅的步子进了家门，这时会是怎样？恐怕连鞋都懒得换，就会一头歪进沙发里。谁还有心情打开琴盖呀？！

有一位朋友，小时候曾在少年宫学了好几年小提琴，还获得过市少年比赛的冠军。我问她现在还拉不拉琴？她说已经三十多年没有摸过了。

而养成读书的习惯，那是会受用终生的！读书，一旦沉浸，会成瘾、成癖、情不自禁。内心的那种强烈冲动，会逼着你像海绵吸水一样不断地去汲取知识。

明代宋濂在《送东阳马生序》里讲，小时候因为家里贫困，没有办法买到书来看，“每假借于藏书之家，手自笔录，计日以还”。

他写的这个细节，给我印象很深：“天大寒，砚冰坚，手指不可屈伸，弗之怠。录毕，走送之，不敢稍逾约。以是人多以书假余，余因得遍观群书。”这是肺腑之言啊！大凡爱读书的人，恐怕都有过类似的经历。

一位业内知名度很高的同事告诉我，他下乡当知青时，只要听到哪个村有本好书，下了工，再累，也要翻山越岭跑几十里山路借来读。

记得我能懵懵懂懂读小说时，还是“文革”后期。有一次，无意中知道家里还有一本“毒草”《三家巷》锁在柜子的角落里。我想方设法“偷”了出来，在被窝里借着手电读了一遍又一遍。周炳、陈文雄、陈文婷等人物的命运，从早到晚牵扯着我的心。

后来，听班上—位同学说，他家里有这本书的姊妹篇《苦斗》。我大喜过望，希望他能从家里“偷”出来，并保证绝不折页、绝不损坏分毫。

可这位同学，胆子很小，我软磨硬泡，他始终不敢付诸行动。最后，我以一个弹弓、一个塑料铅笔盒和一大把大白兔奶糖为代价，总算说动他撬开了箱子。

谁知刚看了一半，他的母亲晒被子时发现了状况。于是，这位同学被他的父亲揪着耳朵胖揍了一顿。书，我也只好乖乖奉还了回去……

（原载2025年第4期《北京文学》）

## 曙 色

□ 鲍尔吉·原野

曙色是未放叶的杨树皮的颜色，白里含着青。冻土化了，水份慢慢爬上树枝，但春天还没有到来，还要等两个节气。

日落时，西天兴高采烈，特朗斯特罗姆说像“狐狸点燃了天边的荒草”。日之将出，天际却如此空寂，比出牧的羊圈还冷清。

天空微明之际，仿佛跟日出无关，只是夜色淡了。大地、树林和山峦都没醒来，微弱的曦光在天空蹑手蹑脚地打一点底色，不妨碍星星明亮，也不碍山峦包裹在浓黑的毯子里。

这时候，曙色只是比蚌壳还暗淡的一些白的底色，天还称不起亮。杨树和白桦树最早接收了这些光，它们的树干比夜里白净，也像是第一批醒来的植物。在似有若无的微明里，约略看到河流的水纹。河流在夜里也在流动，而且不会流错方向。河水在不知不觉中白了起来，虽然岸边的草从仍然黑黝黝的。

这时，河水还映照不出云彩，天空看不到有云彩游荡，就像看不清洒在白布上的牛奶的流淌。星星遗憾地黯淡下来，仿佛退隐，又像躺在山峦的背后。露珠开始眨眼，风的扫帚经过草叶时，露珠眨一眨眼睛，落入黑暗的土壤里。鸟儿在树林里飞窜，摇动的树枝露出轮廓，但大树还笼罩在未化的夜色中。鸟儿在天空飞不出影子，它们洒下透明的啁啾。受到鸟的吵闹，曙色亮了一大块，似乎猛地抬起了身子。

我没听到关于天亮的计量术语，它不能叫度，不叫勒克司（lx）与流明（lumen）。大地仍然幽暗之际，天空已出现明确的白，是刚刚洗过脸那种干净的白，是一天还没有初度的白。它在万物背后竖起了确切的白背景，山峰与天空分割开来。天的刀子在山峰上割出了锯齿形状。天光让树从变成直立的树，圆形的树冠缀满叶子，如散乱的首饰。河水开始运送云朵，这像是河上的帆。最后退场的星星如礼花陨灭于空中，它陨灭的地方出现了整齐的地平线。

这时候，如果说“天亮了”，他并没有说谎。人可以看清自己的手白。

我在贝加尔湖左岸跑步，天的白光渐渐从树林里升到空中。湖水是庞大的黑，如挤满海豹的脊背，而天色的白是怯生生的，似蒙了一层轻纱。好像说天亮还不是亮是定不下来的事情。天未亮，但树林慢慢亮了，高大的松树露出它们粗壮的枝桠，如同强壮的胳膊。树从一团团剪影似的黑影里流露苍绿。转眼看，湖水变白，比天空还要白一些，类似于鱼肚白，好像刚才那些海豹翻过身晾肚子。站住脚看，这地方真是简洁，只有湖水和天空两样东西。而且，湖水比天空面积大的多。以人的身高看贝加尔湖，肯定是湖大天小，这跟上帝在天上俯瞰不相当。

在山野观曙色是另外一样。我曾在太行山顶上住过一宿。那里天黑得早，亮得晚。我有早起习惯，出门刚走几步，被一个东西拉住衣袖。我用左手慢慢摸过去，原来是枣树的枝条，它隐藏在浓密的夜色里。抬眼看，看不见早已看惯的天，好像天被山峰挡住了。而我头一天入睡前，特意看了看，天分明还在那儿，还有星星，尽管不多，但此时竟一点天光都没有。我退回屋里，看表，天应该亮了。五点了，这个村的天却迟迟不亮。我甚至想——是不是这里的天不亮了？这么一想挺害怕，那就下不了山了。

过了15分钟，窗外有白影。我出门，看到地上起白雾，天还没亮（其实亮了，不然哪有照见白雾的光？），往前走，又有树枝扯住右边衣袖，仍然是看不清树。此时，我明白一个浅显的小道理。平原上的光由地平线漫射而来，它从四周冲过来包围大地。这里四外都是山峰，光怪吝。

再走，我看到脚下的青石板，踩上走。雾越发浓，比舞台的干冰效果还热烈。雾里如有狗有狼咬住你的腿，那是一点办法也没有。这么想着，我左腿肚子抽筋了，觉得亮牙的狗正在雾里瞄准我的腿肚子。雾大，看不到头顶的高山，当然也看不到所谓曙色。其实曙色已经藏在雾里，是一团团棉纱。

说话间，山谷传来松涛的呼喊，雨滴如洪水那样斜着打过来，湿了左边衣裤，右边还是干的。一瞬间，雾跑了。雨或者风过来赶走雾。可爱的天空在头顶出现，白得如煮熟的蛋壳，山峰骄傲地站在昨天的地方。最陡峭的地方树木孤独，大团的雾从它们身边沉落在山谷里。

这时候，天空飘来了彩霞。它们细长成缕，身上藏着四、五种颜色，以红黄色调为主。如果你愿意，把这些彩霞看成是**金鱼**也可以。太阳正藏在东方峰峦后面，把强烈的彩光打到云彩上，之后打在山峰上，一片金红。

（摘自《鲍尔吉·原野散文》人民出版社）